



朱子文語纂編

九

□ 13
3203
14



13
3203
14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三

戊申封事曰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

文集下同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三 辨異端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寄
金子志郎氏贈

與張欽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答呂伯恭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辨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感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答李伯諫曰。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失亦淺。

答丘子服曰。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

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養生主說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

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語類下同

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關楊墨。不關老。不知關楊便是關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賀孫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裡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

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旣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尙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俴俴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尙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
他初間也。何嘗有啟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狠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子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淨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故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

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却又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自以爲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嘗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擷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

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就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

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

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汗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與呂伯恭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

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文集下同

答呂伯恭曰。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

答韓无咎曰。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

答何叔京曰。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

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亾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亾。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亾。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澁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

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答廖子晦曰。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氣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
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燔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我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

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答胡季隨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答吳斗南曰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

答陳衛道曰欲爲儒者之學却在着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

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

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

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瞽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捨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

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髮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

無不陷焉

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語類下同

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

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

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

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

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

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

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說佛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誦此不能盡記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

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莊老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常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

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老氏只是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旣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

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

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斑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

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

也得思睿也得。不容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道夫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

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

朱子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

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特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

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

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可學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可學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

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

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

間自見得他底低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遁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旣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爲不足貴。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旣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

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

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答李伯諫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菘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文集下同答汪尚書曰。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

朱子文義集解卷之三
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

答呂伯恭曰。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

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答程允夫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答詹元善曰。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

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答石子重曰：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辨張無垢中庸解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畧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

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着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常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

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聞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

語類

答呂伯恭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

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

文集下同

答陸子美曰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答陸子靜曰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

答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

與陸子靜曰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

答程正思曰。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揜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

答程正思曰。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

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趙幾道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然道曰。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論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

朱子文義集卷之三
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
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答孫敬甫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旣廣則所向
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
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
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
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
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
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
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
誠之域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
得此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

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
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
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
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
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
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
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
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亾之决
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豈有截自
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語類下同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侗

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會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裡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說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三
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憶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

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絡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賭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

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

漸破綻罅漏百出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

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尙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

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羣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

知所學何事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

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

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釋氏皆空之下。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麼。學要太綱。涵養。子細講論。嘗

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書。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

朱子語類卷之三
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賭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

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

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

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

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徧看。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卽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驚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答汪尚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

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

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文集下同

答林擇之曰。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答江德功曰。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得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我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李溪卿曰。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

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謂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固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已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

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詞。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議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得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答廖子晦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於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竭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

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答汪太初曰。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想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答方賓王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鄴子上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

答許中應曰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

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補不同。其流

害未艾也。

語類下同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

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但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

朱子文義纂編卷十三
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
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
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
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
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
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
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
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
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
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答陳同甫曰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

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
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
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
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
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
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
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
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
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
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
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

文集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汗濁。要擔頭出不得。語類下同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陳寅仲問劉淳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

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答胡伯逢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蓋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

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發，以善為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為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播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去善字，即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虛空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為。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為善，發不中節然後為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為害理，不可不察。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

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一作性。又有善惡相對之善。一作性。則是有一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一作錄。作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

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一作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

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語類下同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攬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

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常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尙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

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爲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爲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爲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尙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

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

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終

